

七日談

(香港篇)

香港的老故事很多，我始終念念不忘的是張保仔之傳奇。

張保仔是海盜。他在十八世紀初，縱橫南中國海。因謀略過人、盜亦有道，稱霸珠江三角洲，雖受清政府痛恨，卻受村民漁民喜愛。清嘉慶中葉一八〇五年左右，為其海盜團全盛時期，擁有徒眾逾七萬，艦船約三百艘、大炮逾千門。他們常年活動於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大嶼山一帶，專劫洋船、官船和糧船。不僅以香港為根據地，開荒生產，與海外華僑通商、貿易往來，促使人煙荒蕪的香港島逐漸興旺發達，居民達二十多萬；還常集結大隊，抗擊侵犯中國領海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等國船艦，令歐洲人聞之色變。英國和葡萄牙曾多次試圖對付或拉攏他們，但張保仔軟硬不吃，以致殖民者提起張保仔，無不咬牙切齒。

香港迄今很多地區名字由來的背後，據說也與海盜有關。相傳香港東營盤、西營盤、赤柱都是張保仔當年橫行香港海面時的營寨。西營盤是港島上環以西、石塘咀以東、水坑口以上一帶，因位處港島以西，稱作「西營盤」；銅鑼灣至天后廟一帶，則稱「東營盤」。

彼時華南海盜各幫派皆以旗號為徽章，是以縱橫海疆時，各色旗幟飄揚。他們平常在陸上沿海附近，擇地蔽而藏之，並在香港島山頂設置瞭望台，一遇可下手目標，即升旗為號，通知山下黨羽，派船出海攔截搶劫，故而此山為「扯旗山」。一八一〇年，張保仔等海盜接

受清政府招撫，棄盜從官，如今的太平山一帶海盜從此消失，再沒人扯起旗號，亦沒有一整支船隊衝向海面攔截廝殺的場景，變得安靜、太平，所以人們稱該山為「太平山」。香港現在還有太平山山腰的張保仔古道，長洲張保仔洞，以及維多利亞港依舊航行的「張保仔」號觀光帆船等。

應該說，那時張保仔在大航海和殖民地拓展的跑馬園地競賽中，憑藉海盜團多年積累的海上技術、海商網絡以及毫不遜色的軍事能力，一次次斬斷了各殖民者伸向中國的黑手。張保仔，也是英雄。

可悲的是，張保仔身後，是政治極度短視、長期「閉關鎖國」的清朝政府，「舉世顛倒，故使豪傑抱不平之恨，英雄懷悶措之戚，直驅之始為盜也」。清廷不惜聯合英、葡海軍共同圍剿之，結果聯軍屢戰屢敗。後來，新任兩廣總督張百齡改變策略，立「禁絕岸奸策」，同時亦派能言善辯之人勸降游說。張保仔屈從「大義」，投降了。但其內部反對者六、七萬人，偕同大小船隻，留在香港，堅持不願歸附。最終他們在走投無路之下，紛紛揚帆菲律賓、北婆羅洲、馬來西亞等地。這是四邑人近代在契約華工出現之前，流向海外最多的一批華人。

擾攘一時的海盜風波終於平息了。但清廷並未因此意識到國家海上力量的薄弱，重用張保仔，壯大海軍，反思老百姓因戰爭、土地兼併、自然災害等「被動」成為海盜，以及由海禁引發的大量「主動」成為職業海

盜的漁民、商販、富農等社會群體的深層次矛盾和緣由，反因一時的平靜自喜狂妄，陷入虛假的安全幻覺。在日後再受外來海上軍事挑戰時，竟束手無策。在香港回歸前的學校教材中，總是敘述香港歷史是從一八四一年開埠起。豈不知香港自古就屬於中國，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時期一個人口僅幾千人的漁村，滄海桑田，乘着內地改革開放「東風」，變為如今的國際大都市。

我每每想起，心中猶如山呼海嘯。為什麼有的西方海盜可以在強國富民中發揮作用，被奉為英雄、流芳百世？不僅變成國家崛起的排頭兵、拓殖擴張的先驅，而且引領海軍以「反海盜」名義對外不斷拓殖擴張？英國給海盜梟雄法蘭西斯·德雷克封爵士、授「中將」，統領海軍打贏一五八八年英西海戰；美國把討論爭奪海上霸權的「海權論」創始者馬漢，尊為先師……然而中國古代那些驍勇善戰的海盜，反倒死無葬身之地？張保仔之流，又有幾人知曉？正史及官方評傳，有梁山好漢，可從無海盜。較多宣傳的中國第一位世界航海者、和平



▲如今在維多利亞港航行的「張保仔」號觀光帆船。

使者鄭和，歸航時成了外交使節。

假若海盜是海洋文化中精彩的民間解讀，那麼海盜精神所倡導的個性自由、冒險、執著以及對未知領域的探索，或可讓舊時的中國人原本能超越，或者至少同步於西歐的海洋國家，而獲得在海洋上更廣闊的空間。但中國封建王朝從心底裏藐視、譴責擴張，幾千年領先的華夏農耕文明，保守排外，重內治。一次次的內殘自戕，消滅了海盜，也銷蝕了中國海洋上空不時閃現的那燦爛而短暫的藍色輝煌。

當今天，走過百年風雨，改寫了太平洋棋局，回望歷史，我們又該作何感想？張保仔們，他們究竟是海盜，抑或英雄？

沉浸式動作場景體驗

大館「光影邊緣」講述港產片卧底故事

「光影邊緣——香港電影的卧底世界」主題展覽現正於大館複式展室舉行。展覽精選8部經典卧底電影，包括《邊緣人》《無間道》《門徒》《掃毒》等，結合戲服道具、劇本手稿、訪談片段及場景還原，帶領觀眾深入大館探索香港電影中卧底角色的情感與掙扎。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

「光影邊緣——香港電影的卧底世界」
日期：即日起至10月5日
地點：大館複式展室
標準票價：25元港幣

扫一扫有片睇

▲「光影邊緣——香港電影的卧底世界」展覽現場。

「光影邊緣——香港電影的卧底世界」以十個場景展開一場沉浸式光影旅程。部分場景重現經典電影瞬間，並搭配劇本手稿及導演、演員、作曲家的訪談片段。大館由前中區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組成，如今已蛻變為重要的文化歷史空間。大館藝術總監簡寧天表示，是次展覽選址大館01座別具意義：「這裏曾是刑事情報科與毒品調查科的辦公地，無數真實的警匪故事曾在此上演。」

走進虛擬卧底世界

展覽從第一幕「我是…」開始，觀眾穿越大型銀幕播放的電影經典片段，沉浸於交織的卧底電影對白中，逐步踏入「身份錯置」的虛擬卧底世界。隨着展覽深入，第二幕「邊緣人網」的氣氛轉為低沉緊張。昏紅燈光映照堆疊如山的檔案、監控照片與偵查圖像，桌上陳列着老式電話和打字機。這不僅是場景重現，更暗示觀眾正逐步進入調

查與潛伏的「灰色地帶」。八部卧底電影的故事在此鋪開，為觀眾探索卧底的內心世界揭開序幕。

接着，第三幕「無間交易」和第四幕「風雲戰場」位於展覽空間核心，集中展現角色面臨的多重壓力與極限挑戰。前者以模擬監控室重現任務現場，聲音與視覺緊張交織；後者則呈現感官體驗，槍聲迴盪，燈光如警報般閃爍，讓觀眾切身感受到卧底處於火線上的危險。

第五幕「命在邊緣」呈現講述卧底電影的大型畫作，沿走廊延展，串聯經典情節和角色情感，宛如一幅電影史的視覺長卷。第六幕「被遺忘的房間」則以低調靜謐的氛圍結束前段旅程。蔡琴歌曲《被遺忘的時光》在展廳環繞，映照卧底角色內心的孤獨與撕裂。

隨後，第七幕「辣手茶樓」與第八幕「橫掃片場」帶來沉浸式動作場景體驗。特別是「橫掃片場」重現電影《掃毒》的車禍瞬間，泛白車頭與飛散磚塊化為震撼的裝置藝術。旁邊的區域還原



▲展覽第一幕「我是…」呈現《無間道》電影片段。



▲第七幕「辣手茶樓」重現電影《辣手神探》場景。
大公報記者 郭悅盈攝

1990年代的電影拍攝片場，展示當年的攝影和燈光設備，呈現那個年代的電影工業風貌。

探索卧底電影幕後

除場景還原外，觀眾亦可欣賞由著名電影人借出的珍貴手稿與獎座。第九幕「電影門徒」展出多份電影劇本原稿，包括《英雄本色》、《無間道》、《掃毒》等電影的手稿與分鏡圖。設計師在空間中巧妙融入《門徒》的電影元素，例如「魚子醬」，呼應電影中的經典台詞。最後，穿過展示電影手稿與獲獎獎座的第九幕，觀眾在《英雄本色Ⅱ》經典場景為靈感的「a better tomorrow」字樣前結束這場參觀之旅。整場展覽亦透過展覽每一幕中播放的獨家訪談，帶領觀眾深入電影界及真實卧底專家的內心世界。

藝術家與兒童共同創作「光之合奏」



◀「開箱2025：光之合奏」由藝術家大卷伸嗣與觀眾共同創作。

【大公報訊】正在大館舉行的參與式藝術項目「開箱2025：光之合奏」由日本藝術家大卷伸嗣帶領創作。計劃邀請全城不同年齡的觀眾，將自身的記憶編進作品，創作繁紛細緻的花卉圖案。近日，25名保良局院舍兒童受拾壹慈善基金會邀請出席擔任創作主體，透過自由創作將生命記憶轉化為花卉圖案，並於大館展廳「生長蔓延」。

「開箱2025：光之合奏」邀請觀眾參與大卷伸嗣專為大館空間創作的參與式藝術項目《光之合奏》的共同創作，突破傳統藝術體驗。

參與項目的孩童們運用彩沙物料自由創作承載各自獨特故事的花卉紋樣，共築一個不斷生長的共享空間，將生生不息的嶄新一面呈現給世界。拾壹慈善基金會義工團及保良局工作人員共30人全程協作，引導孩童以色彩與圖案詮釋記憶中的光影，最終作品將與不同界別參與者的創作交織成龐大拼圖，象徵多元文化交融與社會共融。拾壹慈善基金會主席何凡表示：「透過『Outing with Kids』系列活動，基金會持續連結文化機構與福利團體，為孩童打造『走出院舍、走進美術館』的沉浸式體驗。今次工作坊特別着重『記憶轉譯』，鼓勵孩子以創作為情感賦形，在互動中培養審美素養與自信心。」

預計《光之合奏》作品最終將匯聚逾千份來自不同年齡、背景創作者的花卉圖案，並於今年實體呈現「全民共創」的巨型裝置藝術。

香港「黃永玉」

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

「黃永玉」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想像主義」呈現多樣哲思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實習記者陳佩琪報道：在參與首屆「香港「黃永玉」國際青年版畫藝術家扶持計劃」年度展覽的青年藝術家作品中，許多作品都充滿奇妙的想像力，不僅讓人大開眼界，更激發更多從藝者的創作靈感。

青年藝術家林永超的系列作品《山海有靈·守護》選取《西山經》章節作為創作藍本，通過與自然環境的融合，表達作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天、地、人——三

才」的哲學思考，突出作者關於「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中心思想。

青年藝術家蘭雅婷的作品《內觀Ⅱ》來源於真實的生存體驗：「我的創作是向內的閱讀，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是隱性而深層的。《內觀》系列作品以形象繪畫結合個體生存體驗，探討人的真實生存感受。」

《天境》系列銅版畫聚焦自然、生命與宇宙的詩性體驗。在這組作品中，

青年藝術家徐千雯通過虛實相生的羽翼符號與花卉意象，構建靈魂可棲的視覺空間，呈現對生命本質的沉思。

青年藝術家黃聞筓的作品《世界的最初與盡頭》，生動闡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哲學理念。「我生活的世界充滿了火焰與山石、花卉與流水，既是觸手可得的平淡真實，又蘊含着為之嚮往的夢幻性。」

青年藝術家于一歌向大公報記者表

示，「感謝扶持計劃為我提供一個展示自己的平台。在當下的環境裏，版畫對大眾來說還是相對陌生的，這種專業且專注於版畫的展覽，對我們版畫藝術家是意義非凡的。」

「感謝扶持計劃給予的機會，這份支持激勵我持續探索版畫藝術。」青年藝術家劉冰清表示，版畫是自己與世界對話的語言，未來將繼續深耕創作，也願扶持計劃助力更多青年藝術家成長。

青年藝術家孫雪琦同樣感謝扶持計劃對年輕藝術家的支持與信任：「堅持創作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與勇氣，而這樣的計劃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源與平台，讓更多聲音被聽見、更多探索得以發生。希望未來有更多青年藝術家在這裏找到同行的力量。」

青年藝術家郭珈霖借助套色木刻

《場》描繪了某鑄銅廠房遺跡的場景，宛如時光切片般的刻痕，隱約可見的雕塑在明暗交織中更顯滄桑，構造出一種歷史和文化交織的場域。他表示，扶持計劃是未來充滿希望的青年藝術家的發源地。



◀青年藝術家夏銘婧作品《已如意》。